

選作學術有爲康



論語注

康有爲著
樓宇烈整理

中華書局

1549603

康有爲學術著作選



論語注

康有爲著
樓宇烈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注/康有爲著;樓宇烈整理. - 北京:中華書局,
1984.5(2012.7 重印)

(康有爲學術著作選)

ISBN 978 - 7 - 101 - 08669 - 0

I. 論… II. ①康…②樓… III. ①儒家②《論語》
- 注釋 IV. B2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90217 號

康有爲學術著作選

論語注

康有爲 著

樓宇烈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9%印張 · 2 插頁 · 210 千字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20001 - 23000 冊 定價: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8669 - 0



康有為像

論語注

南海康有為書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

年丁巳秋校刊于京

師美使館之美森院蒙

難居幽時更姓



論語注點校說明

一、康有爲論語注作於一九〇二年，刊刻於一九一七年。此次據萬木草堂叢書刊刻本標點出版。

二、論語本文一律按康氏考訂之篇章、校勘及注文之意標點。

三、康氏注文中所徵引之古籍達數十種之多。其中引文有原文照錄者，有概述其意者，有原文、概述攙雜者，有中間刪略者，有偶而脫落一二文字者，有篇目誤植者等等，情況較爲複雜。此次標點時，注中引文均用引號標出，以清眉目。其中原文照錄者及概述其意者未細加區別。對引文中脫落之文字，除個別與理解文義關係重大者補出，並出注說明外，一般不作校補。對引文篇目誤植者，一律改正之，並出注說明。對引文中由於注者所用版本而造成與通行版本之不同，則一律仍舊。至於注文中一般筆誤、形誤之字，則隨手改正，不再予以說明。

樓宇烈

一九八二年九月

序

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師弟之言行，而曾子後學輯之。鄭玄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則不然。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且特敘曾子啓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長於曾子，而曾子最長壽，年九十餘，安有仲弓、游、夏所輯，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

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韓非子所記，儒家大宗有顏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碩、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皆爲孔門之大宗。自顏子爲孔子具體，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子木傳孔子陰陽，子游傳孔子大同，子思傳孔子中庸，公孫龍傳孔子堅白。子張則高才奇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以比顏子者。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顏子學說無可考外，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以易說考子木、商瞿之學，以禮運考子游之學，以中庸考子思之學，以春秋考孟子之學，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以荀子考子弓之學，其精深環博，窮極人物，本末大小，精粗無乎不在，何其偉也！

論語既輯自曾門，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乃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

粗，乃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之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其爲一家之學說，而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是猶使焦僥量龍伯之體，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其必謬陋粗略，不得其精盡，而遺其千萬，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葉、阿難之多聞總持，故精微盡顯，而佛學大光。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而大乘猶隱。蓋朝夕雅言，率爲中人以下而發，可人人語之，故易傳焉。若性與天道，非常異義，則非其人不語，故其難傳，則諸教一也。曾學既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蓋當其時，六經之口說猶傳，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据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記無能比焉。

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爲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纂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

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

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爲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爲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爲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

曾子垂教於魯，其傳當以魯爲宗。凡二十篇。漢時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異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吉名家。漢藝文志有魯傳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齊說二十九篇，說論語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以教成帝，最後行於漢世。然魯齊之亂，自張禹始矣。劉歆僞古文論語託稱出孔子壁中，又爲傳託之孔安國，而馬融傳而注之，云多有兩子張篇，分堯曰以下子張問政爲從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桓譚新論謂文異者四百餘字，然則篇次文字多異，其僞託竄亂當不止此。

矣。自鄭玄以魯、齊論與古論合而爲書，擇其善者而從之，則真僞混淆，至今已不可復識。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而孔子之道益雜屢矣。晉何晏並採九家，古今雜沓，益無取焉。有宋朱子，後千載而發明之，其爲意至精勤，其誦於學官至久遠，蓋千年以來，實爲曾、朱二聖之範圍焉。惜口說既去，無所憑藉，上蔽於守約之曾學，下蔽於雜僞之劉說，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皆未有發焉。

昔嘗爲注經，戊戌之難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謬復修之。僻陋在夷，無從博徵，以包、周爲今學，多採錄之以存其舊，朱子循文衍說，無須改作者，亦復錄之。鄭玄本有今學，其合者亦多節取，後儒雅正精確者，亦皆採焉。其經文以魯論爲正，其引證以今學爲主，正僞古之謬，發大同之漸。其諸本文字不同，折衷于石經，其衆石經不同者依漢，無則從唐，或從多數。雖不敢謂盡得其真，然于孔學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補云爾。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

目錄

序	一	卷之十一——先進第十一	一五九
卷之一——學而第一	一	卷之十二——顏淵第十二	一七六
卷之二——爲政第二	一六	卷之十三——子路第十三	一八九
卷之三——八佾第三	三〇	卷之十四——憲問第十四	二〇五
卷之四——里仁第四	四四	卷之十五——衛靈公第十五	二二七
卷之五——公冶長第五	五五	卷之十六——季氏第十六	二四六
卷之六——雍也第六	七一	卷之十七——陽貨第十七	二五七
卷之七——述而第七	八七	卷之十八——微子第十八	二七五
卷之八——泰伯第八	一〇七	卷之十九——子張第十九	二八五
卷之九——子罕第九	一二三	卷之二十——堯曰第二十	二九八
卷之十——鄉黨第十	一四三		

卷之一

學而第一

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周時用竹簡，凡簡若干以韋束之爲一篇。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此記論語二十篇名，第甲乙之次也。此篇于次當第一也。

凡十六章

漢石經及釋文舊有此題，皇邢疏無之。趙岐孟子篇敘曰：「論語四百八十六章」，較陸氏經典釋文少四章。然經典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公篇四十九章，漢石經作二十六章，蓋所據少異。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白虎通辟雍篇「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陸氏釋文「有」作「友」。鄭康成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魯論當作「朋友自遠方來」。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來」，李善注引此爲證。惟後漢婁壽碑：「有朋自遠」，與何晏本同。或是齊論。以同爲今文，故不改。

馬融曰：「子，孔子也。」白虎通曰：「學者，覺也。」文從爻，雜物撰德，有所交效，包內外，兼人已，合知行，而成其覺者也。先覺覺後覺，後覺效先覺，故人物之異全視所覺，知覺之異全視所學。但時勢不同，則所學亦異。時當亂世，則爲亂世學；時當升平太平，則爲升平太平之學。禮時爲大，故學亦必隨時而後適。孔子爲時聖，學之宗師也。時亦兼數義，日知月無忘，則時時爲學；循年而進，無時過而難成，亦是也。習，鳥數飛也，假借爲貫，言熟習也。說，樂之內也。凡學至熟習，則觀止神行，怡然

理順，逢源自得。況聖人之學通天人，神明精熟，闔闢往來莫不自在，安得不欣喜懽愛耶？人道賤愚而貴智，所以異于物；輕野而尚文，所以異于蠻。此言，修己以自得爲先，不得冥心坐廢，以時爲中，不得守舊泥古。此爲開宗明義第一旨，故上論一書以時始以時終，以明孔子之道全達于時。學者不可不察也。

朋，羣也。包氏曰：「同門曰朋」，鄭氏曰：「同志曰友。」自，從也。樂，喜也。教學既精，羣黨類聚，仁智及人，信從日遠，修學有效，人生之樂也。惡獨而貴朋，所以合乎羣。合小羣不如合大羣，其學愈高，其用愈遠，聖人則合億萬世界，億萬年載之衆生，咸從其教，盡爲之朋。其朋無盡，其樂亦無盡也。此言，及人聞風，皆歸聖人。于己身首言學，于人倫首言朋，蓋萬理有變，而學之與朋，貫萬億世而不易者。太平世後人人有學，人人皆朋，只此二義盡之，故尤尚之也。

愠，怨怒也。君子，人之道德成名者。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斯爲有德之君子也。蓋君子之人于人世，智仁兼修，人已共證，拯拯羣生，天下歸往。然羣生之根性不齊，時世之昏濁或甚，舉世疑謗固亦有之。然君子人貌而天心，燕處超然，雖現身人羣，而不隨于事、物，遊于物表，和于天倪，在衆如無衆，在身如無身，故無所愠也。聖人之于羣生，如慈母之撫嬰兒，無論笑啼，但有愛憐，全無愠怒，爭席則喜，遇難而安，故無量出入，絕無窒礙也。此極言聖者自得之至，無人己之見存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說苑、後漢書延篤傳引作〕「孔子曰：」「弟，高麗本、皇本作「悌」。

孝，從老省，從子，子承事父母之謂。弟，韋束之次弟，假以承事兄。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父齒隨行，兄齒雁行，朋友不相踰，習成恭讓，然後出以事君、事長、使衆。小之則和順積躬，大之則悲憫萬物，必不侵犯人人自由之疆界，而況于長上乎？長上壓制太過，或不得已而求伸，謹厚者亦爲之，然猶非所好也，況于稱兵以亂天下乎？蓋作亂者爲最不仁之事，非孝弟無以絕其源也。務，趣也。本，木根也。包氏曰：「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董仲舒曰：〕「仁者不爭。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僻違之行，心舒則志平，氣和則欲節。」聖人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尸子曰：〕「孔子本仁。」〔孟子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老子以天地聖人爲不仁，孔子以天人爲仁，故孔子立教，一切皆以仁爲本。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大同之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仁之至也。然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類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則乾父坤母，衆生同胞，故孔子以仁體之；自類之本言之，則父母生養，兄弟同氣，故孔子以孝弟事之。此章爲撥亂世立義。孔子立教在仁，而行之先起孝弟。有子立教之意，以孔子生非平世，躬遭據亂，人道積惡，自人獸並爭之世，久種亂殺之機，無論何生，觸處迸發，加逢亂世險詖，詐謀百出，機械亂種既深，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孔子因時施藥，必先導之于和順，而後可殺其險機，又必先自其至親誘其不忍之心，然

後可推恩同類，以動其胞與之愛。故撥亂之法，先求小康，而後徐導大同。孝弟者，先導其一家之小康，而徐推于天下之太平，此蓋治教必然之次序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沒後，子夏、子游、子張之賢皆師之，蓋爲孔子傳道之大宗子。自顏子外，得孔子之具體，最似孔子者也。當時惟曾子不從，故別爲一宗。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思、孟子案飾其言，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世，則子思、孟子爲子游後學。而子游嘗事有子，故有子實盡聞孔子之大道者。論語于七十子皆字之，惟于有子、曾子稱子。蓋孔門之後，儒雖分八，而本始實分二宗。譬之禪家，有子廣大如慧能，曾子謹嚴若神秀也。惜有子早沒，故所傳不及曾子之廣。後儒列十哲，擠有子于末，而以子思、孟子出于曾子，實沿王肅僞家語之謬，不足據也。

孔子志在春秋，以成其體天之仁，行在孝經，以成其錫類之孝。故以春秋之仁爲經天下之大經，孝經之孝爲立天下之大本也。然觀孝經言事親者甚少，而言待天下人甚多，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必錫類乃爲大孝。故堯舜仁覆天下，而孟子稱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爲行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本原既定，推以愛民物，通天人，而大道自生也。蓋爲行仁先後之序焉。孔子之道好生惡殺，故乾曰大生，坤曰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爭殺作亂，乃亂世最不仁之事，聖人所最恐而憂之者也。孔子好仁而惡不仁，欲胥天下而致于太平之世，而亂種流傳，不能遽致，故發孝弟之道，以絕爭亂之源，而爲仁愛之本。積重既久，保合太和，然後大同之道乃可行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人多惑之以爲慈仁，孔子特明其非也。蓋人之生直，故貴尊其德性，質直好義，自由自立，若以巧詐欺人，則天良斷喪。其生，則性德式微；其死，則魂靈漸滅；同時處人羣則大害；後世傳人種則更傷。其過若小，而播惡無窮。孔子欲行仁道，則不得不惡害仁種之人。蓋亂殺之害，顯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詐之害，微在心術，人所難知，而其爲害于人世人種則一也。此皆亂世之俗，而爲官人尤甚。誤信惑之，不爲反噬，亦爲所累。孔子生當其時，故先惡之，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專不習乎？」鄭曰：「魯論『傳』爲『專』。吾，我；自稱也。一晝一夜曰日。省，察也。」朱氏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廣雅釋詁：「專，業也。」呂氏春秋曰：「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是也。蓋忠信以立德，專學以成才。戒浮華，去泛鶩，專門之學不敢不習也，皆對人而立其誠也。何休曰：「忠信所以進德，所以遠于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溫習也。」何休不從古文，而亦解作傳。或齊論作傳，專當爲傳之省文。臧氏庸引陸氏釋文條例，以爲假借，是也。前惡巧令，此貴忠信，皆撥亂世而反之正，以拯人種之陷溺也。

第一章言學以合羣，然合羣之道必在仁，而久積爭殺不能達仁，則當明孝弟以先之，孝弟者人羣之本也；久積作僞不能致仁，則當主忠信以變之，忠信者人心之本也。此孔子之道而有子、曾子傳之。論

語特以孝弟忠信繼學與仁，此其開宗明義者也。忠信者，誠也。人道之有忠信，如穀之有種，如水之有源。苟無忠信之心，如剪采爲花，非不美觀，究無真采；如堰水爲陂，非不汪洋，應時枯竭。故一切治教，皆以忠信爲基，有忠信乃有治教，無忠信則治教立亡矣。一人忠信之至，則可感天人貫金石，雖大同之世亦不過講信修睦，人人忠信而已。故人道始于忠信，亦終于忠信。

孔子立教，弟子後學傳之。論語爲後學傳孔子之教者，故修學及朋之後，明傳之義。立教雖爲公理，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能傳習則廣，教不傳習則微。故曾子首以忠信爲本體，卽以傳教爲日用，日日省之能傳教否。此曾子所以能爲傳教之大宗，而後學所當師法也。曾子所生爲魯人，近聖人之居，久染大教，其壽九十，言論最多，發明最久，弟子最衆，故與有子分峙，而尤爲孔門最大之宗派。曾子十篇，尚散見于大戴禮中。其學以修身守約爲宗旨，與論語各章意義皆同。葉水心謂：「曾子沒時亦以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啟手足爲自省，蓋終身力行守約，而未聞孔子大道」，未免太過。然于孔子至仁太平之大道不甚發明，其與有子開口言仁者，大小迥殊矣。蓋有子爲大乘，曾子爲小乘，後學以曾子爲大宗而尊信憑守之，于是孔子之大道不光，未必不因此。蓋顏子、有子不壽而孔道遂隘，而幾失其宗，此天下之大不幸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包咸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出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作事使民必以其時，